

隱香軒集

一
函六冊

隱秀軒文閨集目錄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祭同年彭用九文

告亡兒肆夏文

祭譚太公文

祭同年龔圓甫文

白門告先靈文

白門省人妻女

徐國公與國南文

徐國太公文

書之與張文

徐國公與國南文

古國公與國南文

徐文

徐國公與國南文

隱秀軒文閨集

竟陵鍾惺伯敬著

海虞沈春澤雨若閱

祭文一

告雷何思先生文

歲 萬歷三十九年秋九月一日夷陵 雷太史何思先生卒於里第其門人鍾惺有使蜀之役取道夷陵謁先生則是月之三日也先一日遭偵者於途有傳先生訃音者叱焉唾焉以爲作是語者狂邪入其里門先生家有持刺

逆者非先生刺也疑焉駭焉進使者問故噤不能言者食頃曰予何爲是惘忪者悸邪登先生之堂不見先生哭焉奠焉已自意曰茲帷內帷外堂上堂下剪紙樹旒籍籍紛紛者夢耶某心不敢信而以爲似狂似悸似夢也口不忍言而直以爲真狂真悸真夢也使竣反楚蜀之路作如是想者三閱月再過夷陵省先生之母若室撫其嗣搜其遺文若書終不見先生乃稍悟先生亡也則冬十一月二十日矣始爲辭以告 先生之靈非歌非哭不能成聲其辭曰嗚呼某於先生所得至今日者不可謂非座主門生之

故矣然直可謂座主門生遂能有今日乎哉記去歲六月
與先生盧溝別去遺某書曰從來座主門生不爲少矣吾
兩人覺別有神情別有契合豈往劫中互相師友乃有今
日邪又寓書某所知曰鍾伯敬清遠神駿今世界似少此
人嗚呼某何足以當此然此豈一切座主門生之言哉某
與先生稱師友年餘相聚不數月月相晤不數日日不數
語然先生每借論文之因時以德業學術國是人才芻及
人外之旨微言挑我以觀其應某時有痛痒偶中機鋒相
覲粲然一開先生之口處而汗不至阿亦時有所不必合

先生不惟以爲不必合而且以爲相成吁嗟乎蓋真有古
師友之道焉大要先生期我者遠而某亦以期之求我者
備而某亦以求之先生負蓋代之才與志與格與識與氣
骨以聖賢豪傑自任其於經世出世度世處處着脚無不
以爲立可就而某私心愛先生至報先生深於先生廣處
恒欲其要高處恒欲其實大處恒欲其精孤處恒欲其定
銳處恒欲其沈銛處恒欲其厚透處恒欲其涵奇處恒欲
其渾察先生平日神意識論似恒服膺趙學士大洲者嗚
呼時事至今日非用大洲時哉予過大洲之鄉讀其書想

其人精神志學原委指歸多與先生合今世頗知惜江陵
不知思大洲而某恒慮先生異日爲大洲萬一失足而爲
江陵欲俟見稍定交稍久時稍暇率胸懷以語先生吁嗟
某蓋自揣才術短無用世之具命相薄無生人之福先生
有其才其志其格其識其氣骨感激酬知欲一效之先生
也今年二月居燕某病矣病而垂絕自謂不復見先生矣
以老親後事屬密友國家後事屬先生爲書一紙遺先生
略曰私情說不得言國事卽私情也方今景象底滯痿蹶
已成一不快世界中復虛羸度之運數必有快人居其間

勢必用一番更張露一番精采恐必將有一等傷元氣之人與傷元氣之事迎之虛羸之身迫以金石有速斃耳大賢處此必當平心深慮大費調劑某幸而起書亦不達嗚呼區區一念無亦慮先生異日當事極則必反矯或過直耳予作是書訖密友骨肉摩足飲泣而予頗條然無怖無挂顧笑諸泣者曰令雷先生在此必不爾爾嗚呼某遺言已就而竟不成死先生暴死而不遺一言聞先生知某來誅茅掃榻遲我半年而不肯延之數日世之膚立色取奄有時名者名歸利遂然且至百年而先生斬於數日死而

分香履顧妻孥囑田宅者彌留之餘厭厭刺刺語不可了而先生速絕使不得一語先生不分香履顧妻孥囑田宅可以無語使先生得語語當有可傳者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何輕奪先生之身而重留先生之言哉以人道世法論先生在堂在室在身後者可悲可慮居多二三子當爲先生計然先生嘗察某喪子而感一日問某曰子以爲數百年前名賢子孫在今日者能盡識其祖考姓名丘里乎予曰不能先生曰更數百年後吾與若子孫亦復如是嗚呼先生能作是語度人必能自度某不以此愿先生

記去歲先生憩報國寺長松下二三子從語及大道之要
或曰世緣未斷恐礙大道先生曰大道何必斷世緣哉道
念深緣念自淺必緣盡而後學道是世終無學道之人也
某以此一語抹平生退轉之根某嘗自歎讀書一過少會
其意不能再讀先生曰不求甚解欣然忘食是何意象子
試參之其要言不煩轉語相逗率此類使某得再見先生
言所欲言聞所欲言寧渠止此然某所欲言於先生者如
塊填海石補天雖不得再見先生猶得述其意以告先生
某所欲聞於先生者如饑者於食病者於醫今何處叩先

生哉嗚呼先生其以聽之矣

祭同年彭用九文

萬歷丁未春正月同年九疑彭君以計偕入都客死於是
楚同年生集都下者爲之含歛周身周衣必信必誠其邑
子同年生鍾某獨以廬居不與越數月而平頭持其喪南
歸浮淮達於漢始返首丘鍾子乃以束芻絮酒哭君之靈
曰嗚呼痛哉天乎子今長已矣余弱冠與子同時受知於
溫陵林明府而同絀於都試兩人故自如越十年而余與
子同舉於鄉乃有追頌明府知人能得士而兩人亦故自

如子剛腸悁性高視闊步知子負絕人之志經世之才而疾惡如仇處俗太峻齒敝舌存之戒余恒私爲子篤憂之而公爲子巽言之癸卯冬與余計偕北上共眠食者四踰月察子有清羸之疾而性善怒恒慮子非攝生之道余恒劑以疏緩子亦稱我數月不見喜愠之色自以爲不余及譙讓僮僕恒爲余一霽怒知子以我爲子西門之韋而余性疎子能密余性闇子能察余性情子能警使吾治生居職終身與子俱可以無敗余未嘗不以子爲吾安于之弦也子甲辰下第疾而歸歸而又疾且有非意相干者吾以

璵爲規戒子忍以居辱恕以御下嗇以養生晦以銷妬無
已而移書友人轉屬子智者舉事勿爲親厚者所悲而爲
怨妬者所快垂涕之道其言絕痛今子果有今日余不幸
言而中子生不有命在天乎何親何妬何悲何快乃使子
客死輿尸痛哉痛哉丈夫不死牖下使婦人行哭固當子
所未能了手者有二尊人在堂可奈何可奈何子遺孤六
人當有成子志者余輩今日偃蹇青衫身自寒士姑不能
援人以手請無以口惠誑子以子之靈後死者異日稍能
自振見子諸孤所不下羊舌之泣心力所可盡使有如彥

昇兒冬月葛帔遭父友於道者生何面立天壤死當何以
見子地下乎子之英爽當不遂隨肝臂朽腐化爲異物曷
其聽而記余言

告亡兒肆夏文

自八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兒肆夏蓋亡十四日矣口念
兒名心憶兒事兒言目想兒形耳存兒聲兒紙墨未乾衣
汗未燥席溫未寒履迹未滅謂兒在後園書房也謂兒往
新宅看大父母也謂兒行遊街市未歸也謂兒遠出郡邑
應有司試也恍然不省兒亡時時間兒母哭聲於帷聞裁

楮招魂爲兒作冥薦出循廳事有七尺之棺在廡有素幄
食器在几有亡兒樊倩秀才之靈八字在靈牀上乃始疑
兒亡也兒眞亡也哉於是不得不以兒爲亡者而呼之而
招之呼其乳名曰首哥哥呼其名曰肆夏肆夏呼其字
曰樊倩樊倩汝眞吾兒乎非吾兒乎兒死有靈乎無靈乎
死而去乎未去乎去而復來乎不復來乎來有驗乎無驗
乎汝生而美好強健聰慧老成沈深縝密孝慈淵睦方正
磊落汝雖生年十六已具生人之體較之行屍走肉鼠首
豺心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與世所詛其生而利其死

者萬萬矣予年十九而生汝汝數歲而露神鋒十三歲而補諸生屹如巨人十六歲而試諸生高等試歸八日而病病十三日而卒使我奄忽逐年三十五汝愁我苦我誑我誤我閔我亦足矣我前世今生何孽何冤於汝而使我至此乎自汝生後汝弟妹十人皆懷抱天殤爾筋骨如鐵玉色金聲素強無疾無短折相日者羣言汝大貴大壽至死堅言女不死便女相不當死命不當死而卒死使予茫然不解正女之巧於愁我苦我誑我誤我閔我者也縱汝當死汝弟妹十人豈皆如土芥如豬狗不足以贖汝一死彼